# 湖畔
# 春的歌集

潘漠华 冯雪峰
应修人 汪静之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为保存我国现代文学资料，满足研究、教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将陆续选印自“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至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的部分现代文学原著。这些作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显示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潘漠华　冯雪峰
应修人　汪静之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原本选印

# 湖畔
# 春的歌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的诗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分别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由杭州湖畔诗社出版。现据二书初版本重排，对个别明显错字作了校正；为方便读者，这次重排将二书辑为一册，并在书后附湖畔诗社及其诗人简介。





**湖畔　春的歌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133,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7$\frac{3}{8}$　插页2

1983年8月北京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500

书号10019·3487　　定价 0.70 元

# 目　录

## 湖　畔

### 漠华底诗

雪峰底诗



修人底诗

## 春的歌集

# 湖　畔

我们歌笑在湖畔
我们歌哭在湖畔

# 或　　者

篱旁的村狗不吠我，

　或者他认得我；

提着�篮儿的姑姑不回答我，

　或者伊不认得我。

——修人，一九二二，三，十二，晨

# 雨后的蚯蚓

雨止了，

操场上只剩有细沙。

蚯蚓们穿着沙衣不息地动着。

不能进退前后，

也不能转移左右。

但总不息地动呵！

雨后的蚯蚓的生命呀！

——雪峰，杭州，一九二一，十一，二十六

# 我认识了西湖了

从堤边，水面
远近的杨柳掩映里，
我认识了西湖了！

——修人，西湖，一九二二，三，三十一

# 草　野

## (一)

寂寞的清醒的早晨,嫠妇已止了哭泣,孤儿是疲乏了,歌女底哀婉的歌声渺了,游行者也停止他沉重的脚步:一切,一切都睡在美梦底茫茫里,安慰他们自己。

晨光透过疏林,金黄的,灿烂的,在漠漠的大地上跳舞。

但那时,青年却拉着泪踯躅在草野。

## (二)

赤热的仁爱的太阳,不忍看也看不过这在人世间底遍开着的罪恶底花,满结着的罪恶底果;他匆匆跑过青碧的穹天,哭红了脸,掩在西方森林底背后,洒出万点黄金的泪。

他终于迟迟地沉没在红霞的海里去了!

但那时,青年又拉着泪踯躅在草野。

### （三）

老少男女在茅舍里坐着对哭，月光姗姗地走过他们底窗下。

一切事情都过去了。夜是凄凉的沉寂。

但那时,青年又拉着泪踯躅在草野。

——漠华,杭州,一九二二,二,二十五

# 第　一　夜

## （上）

哥哥底怀里，
也有妈妈样的温暖吗？
这是尝新的第一夜呵！

颊儿偎我，
腕儿钩我，
小调儿醉我，
小哥哥并枕而睡地伴我。

要明天领我上栖霞岭去，
让小哥哥睡熟吧。

小哥哥睡熟了，
我倒不忍睡熟了。
——这梦中的微笑，
尽让灯光独自儿看，

不是太罪过吗？

移他底脸儿，移得更近些；
捏他底手儿，捏得更紧些：
这样，我可以放心睡去了。

离开妈妈底枕儿有九年了；
尽情地酣睡，
这是重温的第一夜呵！

——修人，西湖，一九二二，三，三十一，夜

## （下）

被角儿散开了。
让他自由些时吧！
抱紧了的手儿
腾不出这闲功夫呵！

——修人，西湖，一九二二，四，一，晓

# 新　柳

软风吹着，细雾罩着，浅草托着，碧流映着，——春色已上了柳梢了。

村外底小河边，抽出些又纤又弱的柳条儿，满粘着些又小又嫩的柳芽儿。

但是春寒还重呢！柳呵！你这样地抽青，是为你底生命努力吗？还是为要给太阳底下底行人造成些伞盖吗？……

——修人，慈谿，一九二〇，三，十九，晓

# 小　朋　友

在杭州最寂静的那条街上，
我有一个不相识的小朋友。
一天我走过那里，
他立在他底门口，
看着我，一笑。
我问他，“你是那个？”
他说，“我就是我呵。”
我又问他，“你姓甚？”
他说，“我忘却了。”
我想再问他，
他却回头走了。
后来，我常常去寻他，
却再也寻不到了。
但他总逃不掉是我底
不相识的小朋友呵！

——雪峰，杭州，一九二一，十一，二十四

# 轿　　夫

倦乏了的轿夫，
呆呆地坐在我底身边，
俯首凝视着石磴上纷披的乱草与零落的黄叶。
倩笑的姑娘，
烂熳活泼的童子，
赤裸裸卧在海边号哭的妇人：
这些可使我笑可使我流泪的，
尽在我膝头展开的画册上鲜明地跳跃。
但这于他有什么呢？
他只从纷披的乱草里，
看出他妻底憔悴的面庞；
他只在零落的黄叶里，
看出他儿女底乌黑的眼睛。

——漠华，一九二二，四，一，伴修人，
雪峰，静之游紫云洞时

# 杨　　柳

杨柳弯着身儿侧着耳，
听湖里鱼们底细语；
风来了，
他摇摇头儿叫风不要响。

——雪峰，西湖，一九二二，三，二十三

# 花　　影

憔悴的花影倒入湖里，
水是忧闷不过了；
鱼们稍一跳动，
伊底心便破碎了。

——雪峰，西湖，一九二二，桃花谢时

# 在江边小坐

不歇的波浪
终不歇地向岸边汹涌。
这边才响得飞敷地濡濡地低了，
那边又匍蓬地捧起一个碧波来。
恰像那万条雪链蛇儿
连绵地横着身儿蠕动。

浅滩上有些疏疏落落的小草，
刚迎得浪来
又翻身送了浪去。
他们还顾盼自喜地笑，
但我看未免太忙了！

小小的蟹儿
三三两两地在泥洞边游戏，
嘴上底沫珠儿晶晶地映在太阳光里。
小小的蟹儿呵！
你们天天在这里游戏吗？

绿茸茸草地的江边，

恋得住我底心，终恋不住我底身。

我要走了！

我笑那些小草，

也要给那些小草笑了。

但波儿底活泼，

蟹儿底静逸，

能给我带些回去吗？

——修人，吴淞，一九二〇，八，二十六

# 一　　生

灵巧的巢儿筑成了，

　便呢喃呢喃，长在人家檐下呢喃；

娇小的乳燕满巢了，

　便飞翔飞翔，不停地为哺饲而飞翔。

燕子呵！燕子呵！

这便是你们底一生吗？

——修人，慈谿，一九二一，六，十五

# 听玄仁槿女士奏佳耶琴

没处洒的热泪，<br>
　向你洒了吧！<br>
你咽声低泣；<br>
你抗声悲歌。<br>
　你万千怨恨都迸到指尖，<br>
　　指尖传到琴弦，<br>
　　　琴弦声声地深入人底心了；<br>
　你发泄了你底沉痛多少？<br>
　蕴藏在你心底里的沉痛还有多少？<br>
呵！人世间还剩这哀怨的音，<br>
　总是我们底羞吧！<br>
　　我底高丽呵！<br>
　　我底中华呵！<br>
　　我底日本呵！<br>
　　我底欧罗巴洲呵！……

——修人，上海，世界语学会歌舞大会，

一九二一，十二，十九，夜

# 孤　　寂

## （一）

沉闷的二月天底午后，
躺在屋角放着的藤椅上，
听那浮浪的朋友拉着寂寞的胡琴。
拉到呜呜咽咽了，
他面上忽涌出神秘的微笑；
待到微笑去了，
孤寂依然兜上他底心头。

## （二）

石沙铺着的大街上，
他两手放在衣袋里向前走着。
红萝卜放在篮里担过去了，
妇人拿着艳黄的一串一串的丝走过去，
喊卖落花生的粗厚的声音也抹过他底耳边；
还有那大袖光鬓的青年兄弟，

那红裳白衫的青年姊妹，
都说着笑着走过他底身旁；
但他们却没有带了他底孤寂去。
他底眼尽看着花花落落的起来，
尽看着花花落落的过去；
却徐徐地更扩大他底孤寂的世界，
在人们看不见的深远处。

——漠华，杭州，一九二二，三，十九

# 含　　苞

露珠儿要滴了，
乳叶儿掩映，
含苞的蔷薇酝酿着簇新的生命。

任他风雨催你，
你尽管慢慢地开。
悠久的花期，
丰美的花瓣，
你知道正从这“慢慢地”而来吗？

“妹妹杜鹃花，伊已先我吐华了。”
可爱的蔷薇呵！这非你所应该较量的。
“春光迟暮，怕彩蝶儿要倦游了。”
这也非你所应该猜疑的。

我爱这纤纤的花苞儿
蕴藉着无量的美，
——无量地烂漫的将来。

你尽管慢慢地开，
我底纯洁的蔷薇呵！

——修人，上海，一九二一，四，二十五

# 徬　　徨

田塍上受过蹂躏的青菜，静静地睡着；
还是绕些远路走呢，还是践伊而过呢？

——修人，浦东，一九二二，三，十二

# 豆　　花

豆花，

洁白的豆花，

睡在茶树底嫩枝上，

　　　　——萎了！

去问问歧路上的姊妹们

决心舍弃了田间不曾。

——修人，西湖，风篁岭，一九二二，四，四

# 歌

怪道湖边花都飞尽了，

怪道寻不见柳浪的莺了，

——哦！春锁在这嫩绿的窗里了？

是没弦儿的琴？

是那里泉鸣的韵？

——咦！我竟只能微笑，屏息地微笑了？

这么天真的人生！

这么放情地颂美这青春！

——哟！甘霖地沾润了沉寂的我了！

花羞红了脸儿了。

黄莺儿也羞不成腔儿了。

——呵！伊们，管领不住春的，飞了，飞了！

——修人，西湖，一九二二，四，四

# 呵

静悄的早晨，
含着寒意的朝气，
这隐约的悲哀，
就潜声地抑跳在我底心底。

我想念我底死父，
他呀，卧在一堆黄土中
——青草长着的下底；
我底母亲，扼心愁苦在房里罢？
一回想念已故人，一回想念远游的儿子！

呵！匆匆过来已近一年了！
我父亲底灵魂呀，
莫不是已升上天么？
你知不知母亲底心酸？
想念否我们失父底悲哀？
呵！你应当归来呀！

我泪眼望青天，
青天游着白云罢。
父亲你莫掩去你底面！
我正在用眼追寻你呢，
呵，你应当归来罢！

——漢华，杭州，一九二一，十一，十二

# 回　栏　下

夜风倏倏地吹动
沐浴在星光里的绿叶们
婆娑着飒飒的微语；
他此时在回栏下慢慢地走过去了，
是低微唱出凄婉的歌。
思父的歌么？
思母的歌么？
思兄弟姊妹的歌么？
他面上是挂着泪的！

——漠华，杭州，一九二二，三，二十八

# 黄 昏 后

悲哀轻烟似的来了！
红云泛上面颊，
用手掠过蓬茸的头发。
悲哀轻烟似的去了！
红云泛上面颊，
用手掠过蓬茸的头发。

——漠华，杭州，一九二二，三，四

# 塔　　下

## （一）

　蓝花乱缀在草梢头，
开满了路旁的坟背：
我低头走过去，
我底朋友们也低头走过去。
　怅惘坐在雷峰塔下的亭栏上，
我淡漠的脸色，
掩不了从那些开放在眼前的蓝花所引起的沉沉
　的悲伤——
这像春风织就的湖波似的，
这像柳姑娘底蓬蓬的散发似的，
层层绉上心头来了，
纷纷披在心灵底周围；
使我只有乾瘪的微笑着，
随意把横笛儿呜呜吹起。

## （二）

宝俶塔下留连着夕阳的古道上，
我们晚静的心里，
各自梳理着今天底游情：
把草花放在笛头；
手儿交在背后，
懒懒地慢步归来。

——漠华，一九二二，四，一，
伴修人，雪峰，静之游西湖时

# 栖　霞　岭

栖霞岭上底大树，

虽然没有红的白的花儿飞，

却也萧萧地脱了几张叶儿破破寂寞。

——雪峰，栖霞岭，一九二二，四，一

# 清　明　日

清明日，
我沈沈地到街上去跑；
插在门上的柳枝下，
仿佛地看见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雪峰，杭州，一九二二年，清明日

# 城外纪游

## （一）

我们竟跑得有些倦了；
便在一间草舍的旁边坐下来。
“乡间真有趣呵！”
漠华这样地哼了一声，
惊醒了一个睡在
一堆乾草的上边
黄狗的脚边的小孩子。
他起来向我们看了好久；
他那含着指头微笑着的脸的可爱呵！
我们真仰羡极了。
漠华说，“为了小孩子也要住乡间。”
我说，“为了小孩子也不好不结婚。”

## （二）

我们来到一个小小的村庄的时候，

肚里觉得有点饥了；
便在那儿的一铺店中，
买了许多的果饼；
那店主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
虽说是蓬头散发，
但性情却有些温和；
我们因为果饼买得多了，
在那里也须好一会，
临走时便觉得有些恋恋了。

## （三）

我们打算回来了；
一只杜鹃却也不忍舍了，
哥哥，哥哥，尽向我们叫着。
我们便唱了一个歌儿：
　“杜鹃妹妹呀！
　你怎的只管哥哥，哥哥？
　你快来和哥哥们到城里耍子耍子罢！
　你快来亲吻罢；
　你底红嘴巴，
　染红了哥哥们底心罢！”

——雪峰，杭州，一九二二，四，十二

# 悔　　煞

悔煞许他出去；
悔不跟他出去。
　等这许多时还不来；
　问过许多处都不在。

——修人，西湖，一九二二，四，三

# 游　　子

破落的茅舍里，
母亲坐在柴堆上缝衣——
哥哥捧荡捧荡的手，
弟弟沿着桌圈儿跑的脚，
父亲看顾着的微笑：
都缕缕抽出快乐的丝来了，
穿在母亲缝衣底针上。

浮浪无定的游子，
在门前草地上息息力，
徐徐起身抹着眼泪走过去：
父亲乾枯的眼睛，
母亲没奈何的空安慰，
兄弟姊妹底对哭，
那人儿底湿遍泪的青衫袖：
一切，一切在迷漠的记忆里
葬着的悲哀的影，
都在他深沉而冰冷的心坎里，
滚成明莹的圆珠，

穿在那缝衣妇人底线上。

——漠华，杭州，一九二二，二，二十二

# 稻　香

稻香弥漫的田野，

伊飘飘地走来，

摘了一朵美丽的草花赠我。

我当时模糊地受了。

现在呢，却很悔呵！

为甚么那时不说句话谢谢伊呢？

使得眼前人已不见了，

想谢也无从谢起！

——漠华，杭州，一九二二，一，五

# 回　　望

倚着桥栏望望来时路，
那草舍底门前，
满田菜花黄的田塍上，
秃桑绿竹的路旁，
许多不相识的人们，
在我过来的足迹上，
又加上错乱的新的履痕了。

——漠华，杭州，一九二二，三，十二

## 三　只　狗

月亮底下的草场中，
三只狗面对面地坐着；
看看月亮怪凄凉的。

有个人走到那里，
他们向他点点头，
仍旧看他们的月亮，
而且亲亲嘴摇摇耳朵。
他呆视了一会，
说，“他们相恋着罢。”
他流流眼泪回去了。

月亮底下的草场中，
三只狗面对面地坐着；
看看月亮怪凄凉的。

——雪峰，杭州，一九二一，十二，八

# 小　诗　一

你该觉得罢——
仅仅是我自由的梦魂儿，
夜夜萦绕着你么？

——汪静之，杭州，一九二二，二，六

# 柳

几天不见，

柳妹妹又换了新装了！

　　——换得更清丽了！

可惜妹妹不像妈妈疼我，

妹妹总不肯把换下的衣裳给我。

——修人，梵王渡，一九二二，三，十九，晨

# 小　诗　二

风吹绉了的水，

没来由地波呀，波呀。

——汪静之，杭州，一九二二，二，六

# 睡　　歌

睡罢，静静地睡罢！
我底宝贝呀！
不要再哭了，
你已哭得很够了，
爸爸们已听得烦恼了；
要是你再哭，他们便忍不住了。
你不怕打吗？
你前天哭，
爸那样利害地打你，
你忘记了吗？

睡罢，快快地睡罢！
我再没有工夫慰你了；
爸爸们底衣服不是要浣吗？
你底小衫不是也要补吗？
新年就要到了，
你底花鞋还没有做过一针呢。
呵，太阳已将当顶了，

中饭还没有炊呵；
还要饲猪呵，
还要捆柴呵。

唉！宝贝呀！
不要再哭了，
爸来打虽打在你身上，
痛依然痛在我心里；
爸来打要打在我身上，
那末，你心里也要痛呵。
那次你忘记了吗？——
我因为你哭，
暂停了工作来抱你；
爸不是怨我待你太殷勤，太宠爱吗？
不是因此而打我吗？

唉！宝贝呀！
不要再哭了，
我也忍不了；
你一声声叫得我心儿如箭穿，
肉儿如火烧；
你爸底拳头，你祖母底巴掌，
那里有这般痛人呀！
但我怎敢大声哭呢？

你为什么要这般哭呢？
莫不是怪我待你太冷淡吗？
但我实在不能专伏侍你——
你出世错了，
怎偏偏生到我们家里来呢？——
还是因为他们刻待我，
所以你哭吗？
那末，你可不要哭了，
给我争一口气呵！
我便苦也甜呵！

你底母亲世上已没有亲爱的人了，
只有你呵，只有你这亲爱的宝贝呵！
你底母亲世上已没有一点希望了，
只希望你呵，希望你平平安安地长起来呵！
快点长起来，
长成一个很强健的人：
能够种稻，能够挑柴；
能够报养你底母亲。
天呀！求你睁开眼睛，
保佑我底宝贝呀！

呵，宝贝呀！

天公会保佑你的，
你好好地自己长起来；
你好自讨个极美丽的老婆，
你好自由地选择一个。
我既被人误了，
我决不忍再来误你呵！
但你千可万可，
总总不可像你爸待你妈这般，
待你底爱人呵！

睡罢！我底宝贝呀！
静静地睡罢，
快快地睡罢！
我心中底一切都告诉你了，
你仍旧得不着些安慰吗？

——此篇也许可作我母亲的写真；我作时泪便比诗先出而且比诗多了。

——雪峰，杭州，一九二二，一，十二

# 灵隐道上

在到灵隐去的那条路上，
我们碰着许多轿子；
但我只留眼过一把。
轿夫底脸还没有洗，
可见他们底早餐也不曾用过了；
但这时太阳已很高了。
轿内是一个年青的妇人，
伊虽坐得很端正，
却睨着眼儿看看我们；
伊虽打扮得很美丽，
却遮不了满心的悲苦。
——于是我们知道
苦痛的种子已散遍人间了。

——雪峰，杭州，一九二二，三，二十九

# 撒　　却

凉风抹过水面，
划船的老人低着头儿想了。
流着泪儿，
尽力掉着桨儿，
水花四溅起，
他撒却他底悲哀了！

坐在磐石上浣衣的少妇，
依稀看着溪岸柳丝底影，
伊停着工作哭了。
忽又快手地举起木杵，
尽力捣那情哥的布衫，
水花四溅起，
伊也撒却伊底悲哀了！

颓唐的青年，
让年轻的姑娘只管斟着酒，
一杯一杯地尽情地饮了。
饮到面红耳热的醉时，
就伏在那人儿底肩上，

呜呜咽咽大哭一场，
他也撤却他底悲哀了！

——漠华，杭州，一九二二，三，八

# 隐　痛

我心底深处，
开着一朵罪恶的花，
从来没有给人看见过，
我日日用忏悔的泪洒伊。

月光满了田野，
我四看寂寥无人，
我捧出那朵花，轻轻地，
给伊浴在月底凄清的光里。

——漠华，杭州，一九二一，十二，十六

# 不幸者们

当我要写不幸者们的诗时，
我底泪便抢着先来了；
占据了全纸上，——
我也便不写了；
我将泪湿遍了的纸儿给人们看，
或者人们会认识罢？
　这就是不幸者们了。

——雪峰，杭州，一九二二，二，二十三

## 两 个 小 孩

一个卖花生的小孩，
得罪了一个强暴的汉子；
巴掌来了，
从强汉底手里；
小孩却默默地受着，
而且微笑着。
第二个巴掌又来了，
小孩还是默默地受着，
而且微笑着。
于是强汉表示得胜的样子，
扬扬地过去了。
我当时心里觉得很不忍；
但继而思之便很快乐了，
因为小孩已知道人生底真义了。

小孩在马路旁边顽耍，
将许多的玩具都排在地上。
我走过那里，

粗莽地把他踏碎一个泥人儿；
他却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
我愿意赔他，
我取出铜子给他；
但他却不受铜子拿着玩具跑开了，
而且笑着嚷道，“不要你赔的呵！”
我当时觉得很惭愧，
但继而思之便很快乐了，
因为他已知道人生底真义了。

——雪峰，杭州，一九二二，三，二十三

# 心　　爱

我只要怒放的花儿；
那红润的果子
于我有什么用处！

诗也心爱，
画也心爱，
琴也何尝不心爱呢？
“这么顽皮好弄的小孩儿呵！”

——修人，上海，一九二二，一，二十三

# 落　　花

片片的落花，尽随着流水流去。

流水呀！
你好好地流罢。
你流到我家底门前时，
请给几片我底妈；——
戴在伊底头上，
于是伊底白头发可以遮了一些了。
请给几片我底姊；——
贴在伊底两耳旁，
也许伊照镜时可以开个青春的笑呵。
还请你给几片那人儿，——
那人儿你认识么？
伊底脸上是时常有泪的。

——雪峰，杭州，一九二二，三，十

# 小小儿的请求

不能求响雷和闪电底归去，
只愿雨儿不要来了；
不能求雨儿不来，
只愿风儿停停吧！
再不能停停风儿呢，
就请缓和地轻吹；
倘然要决意狂吹呢，
请不要吹到钱塘江以南。
钱塘江以南也不妨，
但不吹到我底家乡；
还不妨吹到我家，
千万请不要吹醒我底妈妈，
——我微笑地睡着的妈妈！
妈妈醒了，
伊底心就会飞到我底船上来，
风浪惊痛了伊底心，
怕一夜伊也不想再睡了。
缩之又缩的这个小小儿的请求，

总该许我了，

天呀？

——修人，沪甬航道，船上，一九二〇，

九，二十四

# 嗔

## （一）

抛下花篮儿笑着去了。

去？

你去；

你尽管去！

看我要采不着花儿了！

看我要提着空的花篮儿归来了！

## （二）

闭上眼儿装睡了。

睡？

你睡；

你尽管睡！

看我要调不准琴弦儿了！

看我今夜要给梵婀玲笑了！

——修人，上海，一九二二，三，八

# 厨　司　们

厨司们都聚着在谈笑；

那个刚才死了妻的

独自俯着头儿默默地，

显然表出他是无神这个了！

——雪峰，杭州，一九二二，二，二十五

# 暴风去后

暴风从农人底心里取了欢笑去了。
浸水的稻穗儿都抽了芽了；
轻纤的稻秆儿只孕着些秕子了。
但蚱蜢儿还很高兴地飞来飞去，
像有一叶在田，总想食尽了似的。
离开这块土，原也无才谋活了，
蚱蜢儿，我也不能不怜你们呵！

——修人，慈谿，一九二〇，九，二十六

# 江之波涛

江树一步步移到眼底了。
海边一回回拉开天幕了。
一级级我登上六和塔底最高级了！
西湖给月轮山搂入了怀里吗？
我移看伊的爱，
赠给钱塘江吧！
钱塘江尽汹汹地怒吼着。
那从海外来的波涛呀！
挟着这悲愤要诉给谁呀？
你们底故乡呢？
台湾吗？
琉球群岛耶？

波涛好雄浑哟！
波涛也好慈爱哟！
看他尽拍着浅滩，
不是他抚慰他底爱儿吗？
摸摸我怀里，

不曾袋着爸爸给我的信儿。

但不是嵌在心里，

也何须藏在怀里呢！

爸爸叫我不要多爬山，

我已爬过南北两高峰了！

更登上这塔底最高级了！

啊！我要跳入波涛里去，

给爸爸拍我几下哟！

——修人，杭州，六和塔，一九二二，四，四

# 麦 陇 上

蓝格子布扎在头上，
一篮新剪的苜蓿挽在肘儿上，
伊只这么着
走在朝阳影里的麦陇上。

——修人，杨树浦，一九二二，三，
二十六，晨

## 小　诗　三

偏偏不许我没有烦闷的长夜呵！

——汪静之，杭州，一九二二，二，六

# 小　诗　四

没有主人管束的
自在地在空中游荡的灰尘呵！

——汪静之，杭州，一九二二，二，六

# 离　　家

我底衫袖破了，
我母亲坐着替我补缀。
伊针针引着纱线，
却将伊底悲苦也缝了进去。

我底头发太散乱了，
姊姊说这样出外去不大好看，
也要惹人家底讨厌；
伊拿了头梳来替我梳理，
后来却也将伊底悲苦梳了进去。

我们离家上了旅路，
走到夕阳傍山红的时候，
哥哥说我走得太迟迟了，
将要走不尽预定的行程；
他伸手牵着我走。
但他底悲苦，
又从他微微颤跳的手掌心传给我了。

现在，就是碧草红云的现在呵！
离家已有六百多里路。

母亲底悲苦，从衣缝里出来；
姊姊底悲苦，从头发里出来；
哥哥底悲苦，从手掌心里出来；
他们结成一个缜密的悲苦的网，
将我整个网着在那儿了！

——漠华，杭州，一九二二，三，十

# 小 诗 五

不息地燃烧着的相思呵!

——汪静之,杭州,一九二二,二,六

# 小 诗 六

"花呀，花呀，别怕罢，"
我慰着暴风猛雨里哭了的花，
"花呀，花呀，别怕罢！"

——汪静之，杭州，一九二二，三，二十六

# 我 不 知

我不知你待我已怎样了，
只知道我一天不能不读你底信了。
你所贻的，都是我所喜的；
你所求的，又都是我要给你的。
这样难得相见，
也胜于天天见面了。

我不敢愁，
恐以我底愁牵引起你底愁；
我不敢死，
恐将你底死牺牲在我底死：
叫我怎样，
我便怎样做，
我依你快乐——
我已快乐许多了。
但你怎样慰我底心，
怎样为我底生而奋进呢，
哥哥？

——修人，上海，一九二一，五，十九

# 幽　怨

伊长日坐在房中哭泣，
群鸟怪好意的
唱起歌儿安慰伊。
伊反妒恨他们，
“你们倒有翼子，我怎样？”
伊用长竿逐鸟儿，
鸟儿去了，
只剩有静寂和悲哀。

——雪峰，杭州，一九二一，十二，四

# 归　　家

我想戴着假面具，
匆匆地跑到母亲面前；
我不妨流我底泪在里面，
伊可以看见而暂时的大笑了。

——漠华，宣平，一九二二，一，十五

# 想　　念

我在大雾的早晨，
在认真的糊涂里，
就爱上那朵花了。
我随手拈了来，
我脸上涌出美爱的微笑；
聚起我手里底喜悦，
　　　足里底喜悦，
　　　眼里底喜悦，
　　　髮里底喜悦，
　　　一切我身上底喜悦，
恨不得都一齐搁在那朵花底心里。

我捧了伊回得房来，
插伊在书桌上底瓶里。
读一回书，作一回字；
我沉思里向伊美爱的看着，
伊微笑了，——羞了，
伊娇小的心里，经不起这么多的喜悦了！

伊伴我读书，伊伴我作字。
一天又一天，
伊底叶渐渐枯去了。
一天又一天，
伊也渐渐憔悴去，——抖着，将谢了！
我向伊惜别的微红的面上，
尽情洒上山泉般的眼泪。
我看伊微弱地向我招摇，
后来终于凝视着我而逝了！
我于是潜声饮泣，
聚起我手里底悲哀，
　　　足里底悲哀，
　　　眼里底悲哀，
　　　髮里底悲哀，
　　　一切我身上底悲哀，
都一齐伴伊埋在黄土里去！

——漠华，杭州，一九二一，十一，十七

# 伊在

## (一)

伊在塘埠上浣衣，
我便到那里洗澡。
伊底泪洒湿了我底衣，
说洒湿了好把伊洗。
伊以伊底心洗在我底衣里，
我穿了好像针刺着——
刺到我底心底最深处。

## (二)

一天伊在一块地上删菽，
我便到那里寻牛食草。
伊以伊的手帕揩我的汗，
于是伊底眼病就传染我了，
此后我底眼也常常要流泪了。

（三）

人们泪越流得多，

天公雪便越落得大。

我和伊去玩雪，想做个雪人，

但雪经我们的一走，

便如火烧般地融消了。

我们真热呵！

——雪峰，杭州，一九二一，十二，七

# 忘　　情

伊死已六年了。
伊没有认识我，
只知道我底名儿；
可是我每次过伊墓前时，
我底洁白的心儿，
就给一缕悲哀的情丝，
缠在伊墓头青草上了！

——漠华，杭州，一九二一，十二，十六

# 一　　只

一只牝鸡被一只雄的强奸了。

伊底被践踏的呼喊底悲愤呵！

——雪峰，杭州，一九二二，二，二十五

# 心 爱 的

逛心爱的湖山，定要带着心爱的诗集的。

柳丝娇舞时我想读静之底诗了；
晴风乱飐时我想读雪峰底诗了；
花片纷飞时我想读漠华底诗了。

漠华的使我苦笑；
雪峰的使我心笑；
静之的使我微笑。

我不忍不读静之底诗；
我不能不读雪峰底诗；
我不敢不读漠华底诗。

有心爱的诗集，终要读在心爱的湖山的。

——修人，西湖，一九二二，四，一

# 送 桔 子

我送一个桔子给撑篙的小弟弟；
　他笑着掷到舱下，
　又从舱里取起来
　笑着剥着吃了。
再送一个给摇橹的老婆婆；
　伊郑重地说，"多谢，多谢！"

——修人，太湖渡船里，一九二二，二，五

# 春的歌集

树林里有晓阳
村野里有姑娘

# 卷　一

## 雪峰和漠华诗

### 有水下山来

有水下山来，
　　道经你家田里；
它必留下浮来的红叶，
　　然后它流去。

有人下山来，
　　道经你们家里；
他必赠送你一把山花，
　　然后他归去。

# 拾首春的歌

## （一）

昨夜梦到她，
今朝被鹧鸪叫醒了，
我骂了鹧鸪又自悔，
还道是她叫它来的呵。

## （二）

东边太阳西边雨，
鹧鸪唤得更急了；
遥望你底家在朝雾的山下，
攀了杨柳，捏了一把杨柳泪。

## （三）

我走上了桥来，
在水里我知道我瘦了；

实在没有你在旁边，
所以“你又瘦了”“你又瘦了”
　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四）

昨天游了一天春，
今天却悔了——
不该对那酒摊上的女郎，
说那回来喝呀，回来喝呀，的谎话呵！

（五）

路旁折了一枝李花来，
夕阳里看去是真美洁呀！美洁呀！
灯光底下却模糊不清地，
岂不是因我底眼饱含着眼泪吗？

（六）

月夜里夜行真不便，
柳荫也太疏得遮不下人影了；
郎郎郎郎地唤着的狗呵，
　当真一点情面没有吗？

（七）

每天的夜里，
我也并不希望别的，
我只要我丢手在空中——
在不知的空中会触着你底手。

（八）

没有一株杨柳不为李花而颠狂，
没有一水不为东风吹皱，
没有一个恋人
不为恋人恼着。

（九）

何处的种田鸟又登登地叫着了，
春是去得远了，远了；
送春去的风儿也要回来吧，
我又增了一层想念春的相思了。

## （十）

无绪的懊恼，

绊得我倒在床上了，

却连母亲也不宽谅我，

说这回的落床又是为女人。

# 你纵不能为我而停工作

当我在溪边游浪而你在捣衣的时候，
你纵不能为我而停工作，
还请你底木杵举得高些，
声音敲得响些：
因为这是一种暗示，
我自己会懂得。

当夜里我走过你底窗下的时候，
请你点着你底灯亮，
你纵不能留我宿，
还请你摇几摇你底灯光：
这是一种暗示，
谁也不会知道。

我们在聚集中彼此看见的时候，
你虽不好叫声我，
却请你多皱几下眉，
多横几个秋波给我：
因为我底心很玲珑，
接着你底情爱而能使人不知道。

## 愿良人早点归来

烘烘的雷声，
在我屋顶上作响，——
这时候，良人，你好狠心，
你丢我一人在家。
我不忍夺回乳头从儿子嘴里，
因他底嘴若空了，他便哭着叫爸爸；
我又急着，
看卧在山脚的干柴和干草，
我若不去束家来，便要给雨打湿。
你不在家，谁帮我忙？
良人，愿你早点归来！

烘烘的雷声，
快要催出雨来了，
良人不在家，
我和一只小羊没有两样，
我缩作一团，没有一刻不颤抖！
我愿这雨的时候，

良人长在家里，
那给风吹倒的豆藤，会有人去扶起，
给雨打落在路旁的麦穗，
也会有人去拾起。
我愿当雨时，在绿的稻田中，
有个穿蓑衣的农夫向我归来，
因我看见他，我便胆大，我便快乐。
呵，良人，愿你早点归来！

雨是过了，云是消了，
蓝蓝的天空，抹了些红霞，
鹊鸟从林里飞出，飞到原上歇下，
山水发到田里，
高田的水又溢到低田。
良人，我对你发誓，
这时，这山下只有一份农家，
这农家只有一个妇人，
到黄昏屋顶上也没有火烟发起，
她只抱一个小儿久立门口，
她向山儿，水儿，以及过路的人儿
　说尽她心愿，
她说，愿良人早点归来！

# 山 里 的 小 诗

鸟儿出山去的时候，
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嘴里，
告诉那住在谷口的女郎，
说山里的花已开了。

# 这深山中只她一个人

这深山中只她一个人，
她一个人在雾中奔逐，
她爱人从早上即出来，
她不知道到哪儿去寻找。

她忽然惊吓了，
却是一个打猎的少年在雾中问她：
“女郎，女郎，
这里可有麋鹿跑过？”

她听得是他，她便回答他：
“有呵，有呵，猎人！
这里有一个雌的，美的，
她满身带着麝香的。”

她听得是他，她便回答他：
“有呵，有呵，猎人！
这里有一个雌的，美的，
她带着麝香引诱你。”

## 老 三 底 病

鸟儿叫着，
太阳从东方出来。
老三底爸妈，
打锣打鼓地忙着寻医生；
可是总医不好老三底病。
老实说，
医生是戴着野花在塘边浣衣服呀。

鸟儿叫着，
太阳走到了天中央。
老三底爸妈，
打锣打鼓地忙着寻医生；
可是总医不好老三底病。
老实说，
医生是戴着野花在山上摘茶叶呀。

鸟儿叫着，
太阳溜到了西山。

老三底可怜的爸妈，

打锣打鼓地忙着寻医生；

老三底病却更坏了。

老实说，

医生是坐轿抬出村去的新嫁娘呀。

# 日影已在山岗飞去

## ——或名“路情”

晚风已飘来这山下的人家，

　　日影已在山岗飞去；

一个少年，一个少年的过客，

　　在这山脚下了马。

“好呀！好个给我宿息的所在呀！

　　我底马也倦了！

那边的天上红霞儿不止地飞游；

　　那边树下的少妇犹在纺纱。”

一株苍老的松树，

　　他底马，过客底马好系了。

他走近那纺车，主妇底纺车；

　　纺车儿停了。

“我们这里是借宿不来的！”

　　主妇重把纺车儿摇起；

"我们这里是借宿不来的!"

主妇重又把纺车儿摇起。

晚风已飘来这山下的人家,

日影已在山岗飞去;

红霞儿不止地在天上飞游,

"我们这里是借宿不来的!"

马缰儿解了,

"再见吧,苍老的松树!"

困倦的马鞭举了,

"再见吧,山家的主妇!"

# 猎　　人

红日登山的时候，
他负起弓儿出游；
乘着轻风驾上箭，
　　飞呀，飞呀，
　　空天中的苍鸟！

落日烧林的时候，
他吊着古剑归去；
剑儿拖地铮铮响，
　　接呀，接呀，
　　扫落叶的少妇！

# 被拒绝者底墓歌

他死了，人把他葬在山里，
连他底幽恨葬在一起。
小山底脚下，靠着衰林，
是他底坟儿，低低的。

他底爱情未曾死；
也有春风在墓头吹来荡去。
只是那无情的樵女们
清丽的歌声，却总隔着林儿的。

将有一天，他以未死的爱情，
在墓上开放烂漫的花；
春风吹送出迷人的幽香，
他不能忘情的姑娘会重新诱上。

等她姗姗地步来撷花的时候，
花刺儿已把她底裙裳钩住了。
呵，他将钩住不放，
等她业已懊恼了。

## 卖 花 少 女

她蓬散的头发戴不牢花儿，
一朵山兰花挟在耳旁边；
她裤脚儿高卷着，
全露赤她唇红的脚胫和脚掌。

一边挽着花篮儿，轻轻的，
一边唱着小歌儿，冷冷的；
市巷街头将从此有春了，
你那红脚底儿踏过去。

人间将从此有春了，
你不用在那儿久留；
完了花儿即便回来呀！
山上的哥哥要想望呀！

# 雨后的蚯蚓

出了茶店，过了雨路，又进了酒店。

我不愿筑新坟在自己的心头。

雨后蚯蚓般的蠕动，是我生底调子。

我底寂默！寂默是无边，悲哀是无边。

愿海潮是我身底背景，火山是我身底葬地。

雨湿了相思的路？我底爱人！我底爱人！

# 掇　拾

西风一夜撼松林，
满地都落满了黄柯，
老的幼的婆娘儿女，
弯躬在那儿掇拾。

昨天游了老当山，
一路是松黄枫红，
摸遍了路旁的坟碑，
归来带得两个不知名的果壳。

# 黎明在涌金门外

假使那番鸭会飞，
我将托他寄封信，
寄往畈满豆花的南乡：

“慈爱的母亲，
在今天秋寒的黎明，
你儿又在此地认识了一位朋友，
他是立在近岸的浮草中，
用个方网捕虾的老人。”

——一九二二，十，三。

# 念 姊 姊

姊姊，放去你手已三朝晚，
但我心头却仍是有个凹；
东西南北云封起，
终掩不去我天心一缺哟！

只知道你是无言，
谁知你用手心达意？
风息雨止天静默了，
又谁知你静默中茹苦含辛呀！

# 夜

我底心像个黑夜：
满天星在流陨，
一林柯叶微语，
秋神也在曼吟而迟步。
我底心像个黑夜：
爱人枕腕在梦，
母亲卷自己的袖，揩自己的泪；
还有一座白坟，
坟前溪水正在低流，
那就是我父亲底白坟。

# 小 诗 两 首

## （一）

我愿望我底心，
是睡在深山的红叶，
听听风雨咿唔过枝头，
看看女郎采樵泪乱流。

## （二）

冬天下灰色的斑鸠，
循着石铺的白道，
在绿荫荫的树下哭过去。

哭过去的斑鸠已远了，
但他哀哀的哭声，
还缭绕在那树荫下，
还平铺在那石道上。

# 怅　惘

伊有一串串的话儿，
想挂在伊底眼角传给我。
伊看看青天上的白雁儿，
想倩他衔了伊底心传给我。

眼梢弯了，挂不住；
白雁儿远了，不能飞回：
伊于是只有堆伊底忧虑，
在伊四披的乌发上了。

# 月　　夜

不用泪涟涟了，
不用帕儿频揩了，
踏月华归去，去，
莫追踪妹妹底梦迹！

长留亦无终结，
长迷离亦无归宿；
夜露湿透你肩了，
消熄去心头梦痕。

立在月下，月不知，
想念妹呀妹不知！
凭夜空碧纸，用无墨的文字，
画遍妹妹底小名。

# 新　坟

采花的人去了，
发影裳影都远了，
遗下一朵蓓蕾在那树跟。
我怜伊是被遗弃的，
将伊用黄土掩上，
伊底苦命就完了。

我回头望望那新坟，
一步一步走近我家门。
我不愿将这新坟筑在我心头；
可是树梢的残阳会笑，
那檐头的秋风会歌，
插在那新坟上的青草会俯仰的拜：
眨眼看时，侧耳听时，
我就满怀都是凄怆呀！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 月　　光

月光撒满了山野，
我在树荫下的草地上，
踯躅，徘徊，延伫；
我数数往还于伊底来路，
想着飞蓬的发儿，
将要披在伊底额上看见了。

我心儿慌急，
夜风吹开我衣裳。
月儿光光了，
这使我失望了，
伊被荆棘挂住伊底衣了。

我垂着头儿，
噙着泪珠，
双手褰着裳儿，
踏过茂草，
将月光也踏碎了。

我跑到溪边，
睁大我底眼眶，
尽情落下我的眼泪，
给伊们随水流去；
明天流经伊底门前时，
值伊在那儿浣衣，
伊于是可以看见，
我底泪可以滴上伊底心了。

# 清明底思念

悔呀！真不该说
“人间值不得眷恋”，
清明梦回的枕上，
却眷念得淌泪了！

湿了被头，湿了枕头，
手帕可在泪水里浣了，
却终不能浮去我底身，
汪汪的泪水，不能达到我故乡。

寻并州的剪子，
剪断满山的红杜鹃，
剪去人间有清明，
剪去我心野底乱麻。

缚成花圈无处抛，
翠叶鸟亦无头可去插，
放在案头吧，让我底心儿
跟着花圈转，尾着那鸟儿飞回。

——一九二三，四，六。

# 秋末之夜

月光稀白的夜下，
沙地上轻步地徘徊。
凄迷的百草丛里，
蟋蟀鸣出剩残的秋意。

寂寞凄凉的心底，
经不住月光底寒晖，
当不起秋虫底酸鸣，
也流出无限的悲哀。

忆起死父坟头底青草，
故乡母亲秋夜的伤心；
听出家居门前水底含咽，
屋顶夜鸟底哀鸣。

垂首掬枝残荷来，
败叶上起了琤璁的琴声。
我已洒出我辛酸的泪，
敲落他残荷底魂灵。

# 祈　　祷

月光茫茫的夜，
他坐在石砌沙铺的旷场上，
横起笛儿在吹，
心声却呢喃的祈祷：
笛声，我吹去的笛声，
你飞去，飞过那矮墙，
可落在那人屋顶；
伊现在正在酣睡了，
——左手搁在头边，
蓝衣的前襟，解开掩在枕上，——
你轻轻地唤醒伊，唤伊出来，
说，夜是如此美丽的夜，
月儿皎皎的照临，是待我们底夜行，
我们去，我们去，
我们去到旧日坐过的草坪，
共流久别重逢的欣慰的泪。

黑沉沉的深夜，

他还在那人门前来回的走着，
心中，是不绝声声地祈祷：
脚声，我轻妙的脚声，
你飞进去，飞近我那人底身边，
你告语伊，——
伊此时或正在寂坐，
或正在默然的念我，——
说，在你门前来回的走着，
今夜是第七夜了，
这回是今夜底第九回了，
他望不得你出来，
他将会走到天明，
明夜也仍将会走到天明，
后夜也仍将会走到天明，
他将会永远的每夜都走到天明，
你痴心可怜的情人！

# 病中得朋友赠杜鹃

　色已惨红的三朵杜鹃！
我梦到夜泣西风的少妇，
我梦到天上溜出人间的春，
我梦到散发回舞的仙女。

　色已惨红的三朵杜鹃！
我哭泣去秋的木樨，
我哭泣今年落去的梨花，
我哭泣我心花底低垂呀！

# 月 白 的 夜

前夜梦境回来，
仿佛是在故乡，
我就披衣下床，
想走去听我母亲——
那每夜的长叹息。
但匆匆走到庭前时，
望得月夜是白的，
知道我是留在客地，
“故乡！故乡是在六百里外！”
颓然地泫泪了。
含泪向微曜的天星，
诉说我心头一般的话。

昨夜梦境回来，
又仿佛是在故乡，
我就披衣下床，
想去看那正在热病的姊姊。
但匆匆走到庭前时，

望得月夜是白的，
知道我仍留在客地，
“故乡！故乡是在六百里外！”
又颓然地泫泪了。
含泪向微曜的天星，
重诉说我心头一般的话。

# 再　　生

我想在我底心野，
再擒拢荒草与枯枝，
寥廓苍茫的天宇下，
重新烧起几堆野火。

我想在将天明的我的生命，
再吹起我嘹亮的画角，
重招拢满天的星，
重画出满天的云彩。

我想停唱我底挽歌，
想在我底挽歌内，
完全消失去我自己，
也完全再生我自己。

# 夜　　梆

夜梆柝柝地响了，
我心潮微微地掀涌。
听不清夜梆响声底意味，
数不尽我心潮底波尖。

晨角清澈地吹了，
我心灵又轻越地飘荡。
不忍听的是晨角底呜咽，
走不尽的是我心径底迂萦。

晚风呢喃地歌了，
我心琴又紧翕地张弛。
晚风底歌是楚凄，
我心琴底弹奏是苦悲。

# 问美丽的姑娘

晚天扯破了云裳，
美丽的姑娘，你告诉我，
织女将织些锦霞来补去。

夜半天星崩颓了一角，
美丽的姑娘，你告诉我，
那地上阴森寒的丛林下，
鬼火将飞蓬蓬的升上来补去。

假使我扯破我底网呢，
那网内是放着我一切美丽的梦，
日的梦，夜的梦，
太阳正当午时的梦；
美丽的姑娘，你告诉我，
我将采撷些什么来补呢？

# 冬　夜　下

读着朋友底诗，
翻着亘古的画，
喝着红萄的酒，
读一句，翻一幅，喝一杯，
泪也一滴一滴的流。

读完朋友底诗，
翻完亘古的画，
喝完红萄的酒；
葬悲哀在诗底末句，
葬悲哀在画底末幅，
葬悲哀在酒底末滴。

# 灵魂底飞越一

　去吧，飞往故乡去来。
绕爱人底屋前屋后，
回顾他向西的窗户，
告诉伊，我在杭州是病呀！

　去吻母亲底脚，
去吻母亲底手，
去牵动伊底前后裙，
放我病里的幻花在伊梦里呀。

　随着笛声飞去，
随着荒凉的胡歌飞去，
裹我一大袋辗转床席的泪，
横虚飞向故乡去呀！

　去吧，横过凤凰山前，
掠桐江而上，溯婺川，
趁熟路飞越呀，

又度过万点的乱山。

　去吧，向南乡去吧！
病中的焦急呵，病中的忧虑呵！
万点残花一齐飘零了，
满天白雪齐纷飞了。

## 灵魂底飞越二

我离躯壳而飞越了，
朝发自夜湖之滨，
暮迟于我生前的南乡，
夜则敲我家母底胸门。

我难告诉伊呀，我是死了！
死泪已塞住向生母开的口。
我不愿我母知道呀，
伊将丧失伊底心，而至于病狂的呵！

借庭前的桂花树，
来曼吟我死者底歌，
将歌出茫茫苍苍的大野，
母亲将抱不到你爱儿了！

生前的恩爱呀，
死后都不堪思维了。
飞越上西山森林颠，

化作杜鹃安慰母亲去！

　轻轻按按母亲底梦呀，
尽我死者底心血，
平舒的铺排，江南底锦绣般，
在那儿浩歌我苍凉的鬼曲。

# 西门外墓地

蹬蹀在不识者们底墓地，
俯俯仰仰在他们底墓前，
撷些草花，撮起些黄土，
袅袅拈起我底心香。

用我底言辞，
絮絮地告诉你们，
地下长眠吧，永不再做你底梦，
舍去你生前一切的留连。

你们当有在战场死的，
那就在横尸飞肉的当中，
血和泪交流的时候，
任罡风吹去你底好梦吧！

你们当有在爱者底怀中死的，
那就当他们满泪的时候，
你就死诀了他们，

同时也永忘去他们吧！

你们也许有异乡的孤客，
给异乡的人们，潦草埋葬在此。
今清明了，旧恨呀新恋，
当翻覆上你死者底心头！

朋友！那就放下吧，
此地有绿杨春风底悲语，
有无家的人在蹀躞，
重新葬你，重新哭你呀！

你们也许有年稚的姑娘，
生前得不断的家人的爱，
你就带了你清白的身，
重返你底黄泉去！

那，就裹起你底爱吧，
夜来浴在月光中，
朝来舞在晨风中，
你可朝夜含泪的曼歌。

死者们！风雨凄咽的朝上，
夜半清风明月满墓时，

我再来听你们底鬼哭了，

我再来听你们底鬼哭了！

——一九二三，四，五。

# 将归故里

母亲，我将归故里。
门前的石路上，
我将来慢慢地踱，轻轻地步；
我将消灭笑泪与生死，
我将坦步归我故里。

母亲，我将归故里。
山霭横虚的黄昏，
夜云低漫的三更，
我将瞑目坐在我们家底屋角，
倚着你底身边，
絮絮话述我儿底梦：
话到欢乐时，我固是喜笑；
话到悲苦时，想起母亲是在身边，
我将也含泪而凄笑。

母亲，我将归故里。
我将披散头发，

抱着我骸骨镂成的琵琶，
心火蓬蓬地飞发时，
朝朝的黎明，或是夜夜的夜后，
我将猖狂的扬舞，
我将琵琶不停地狂奏；
奏出我外出的悲哀，
奏出我归来的狂谩。

母亲，我将归故里。
前山森林里，鬼火忽隐忽现时，
母亲，你看见，当是我底归魂；
夜风扣我们家底门环时，
母亲，你听见，也当是我底归魂；
母亲，但或留或不留，
夜风鬼火都不知道。

母亲，我将归故里。
你交给满担给我负担，
你陨落我在荒凉的原上；
我现在实已疲败了，
我将归来，放下担在你底身边，
然后奔入你底怀中，
我将瞑目掩耳，斲断我底心弦，
在你底怀中，寻到我生命底安眠。

# 呈母亲前

母亲！母亲！
将我们底沉默，
作秋夜下的安慰。

当我说到——
“每夜都是爬山虎，
——我思父的魂灵，
夜夜都爬到那乌柏树下
寂寞长眠的墓头”时，
你是怎样的惊慌呀！

## 万 念 俱 消

秋山不登也好，
免得在山坡坟堆间，
空蹀躞在红叶上。

…………
…………
…………

# 毁　灭

山野有红花开得闹，
河涯有双双翡翠舞，
心只留连于死之原呀，
放我魂到死原底阴凉去！

阴风吹动山与谷，
鹧鸪翻作鬼声唳！
魂灵底徬徨呀！徬徨呀！
在生与死底分野。

不想再在街上乱混了，
乞丐般的生涯有些无奈，
做自由狂浪的鬼魂去，
扯毁我生披身的华裳！

春光是寒灰得打噤，
手指足尖都颤弹了。
冻风与冰海底呓语呀，

我来探寻死灭底信息！

踏碎妩媚的花蕾去，
斲穿壁上的胡琴，折断洞箫，
折断洞箫当柴焚去，
摧残去我心野底春草！

我将无所系恋了！
我将乘罡风，挥斜阳的鞭，
跃上雄马底银鞍，随我血底喷溅，
向马首所指的方向，去！去！

# 雨　后

知友！夜雨后的小巷头，
我俩在走，你握住我手。
握握紧些吧，浪游而浪游，
留恋在合街睡前的无俚！

掇夜华回去，追淹没的星，
让我俩衣襟留些雨斑；
长漫的雨夜，我俩呀，
何能舍去迢递的雨声不听？
那能平安去睡地安行？

我俩不家去呢？
我俩不家去呢？
那就跟脚底南北走吧！
天会明，东方会放皓，
那里又非可，我们底停留？

檐头断续雨声可数，

远远行者步声可作琴音听；
灰色的夜情雨意里，
可遣度弄人的运命。

夜更深了，夜的静海里，
到处都游浮着睡人底鼾声，
磬般敲着是我们底鞋声；
我们已送过凄凉的夜雨，知友！
再送断雨后长漫的夜吧。

## 生命上深刻的一痕

那年离去永嘉时，
我是残宵般的颓丧了！
在那城西门底一角，
我是眷恋了一位女人呵。

我对于伊的眷恋呵，
仿佛我对于母亲的眷恋，
仿佛我对于乞丐的眷恋，
仿佛我对于兄弟姊妹的眷恋。

灰色的衣衫走进我房里来，
立在几前怔怔地窥量我，
知道我是良善的君子，
噙泪絮絮地话了。

伊是呵，我不忍写，
莫有爷娘，也莫有名义上的丈夫，
只有一位行商的哥哥，

有的是伊颠连无告的孤身。

伊告诉我那年伊是十八岁，
告诉我过来的流荡的生涯，
洒在花前月后的辛泪，
经历过狂波苦海里的颠簸。

伊曾几次被人儿骗了，
一时的失足，几次卖去魂灵；
几次有人亲密地要娶伊，
但去后却总不见回来了。

有容易被人爱悦的朝晚，
更有容易被人舍弃的朝晚；
几度把魂灵包起赠与人，
但几度都可怜的被丢了。

客舍小窗是向冷街开，
伊悲语是不能忍心听；
几度想站起替伊拭去泪，
几度都黄连般苦的停止了。

伊是抒不完伊底哀思，
伊是流不竭伊底苦泪；

伊也顾不到是在天涯游子前，
少说些也少流些。

…………

……

# 卷　二

## 修　人　诗

### 山 里 人 家

缫些蚕丝来，
　自家织件自家的衣裳；
汲些山泉来，
　自家煎一杯嫩茶自家尝。

溪外面是李树拥梅树，
溪里面是桑树领茶树。
　溪水琮琤地流过伊家底门前，
　伊家是住在那边的竹园边。

## 花　　蕾(一九二二年)

姊姊都嫁了，

嫂嫂常怨我：

我已恨煞这凄清的家了。

攀——藤，披——荆，

你这样儿爱惜我，

我要和你一起儿归去了！

这一颗紧锁的芳心呀，

要为你，要为你展开了。

# 邻　　家

向姊姊手里夺来的木香花，

到门口就掗给了邻家里阿莺了。

准备再受姊姊埋怨吧，

只哄伊又践坏了。

## 欢 愉 引

衔乳样的欢愉每每从心里喷散来，
每个人，我深深地觉得都可爱。
路上，船上，我遇到人们，
我总默默地热热地输送去我底情意，
总想走近身去握一握手。

有些人会心心相印地酬和我，
有些人会刚像我所要地帮助我，
也会从心地，不禁地，顾我而美笑……
人们明告诉我领受我底情意了，
我就欢愉，欢愉，
欢愉得无往而不欢愉了！

也有些人会漠漠地对着，
或者取些冷隽的字眼儿来戏弄着。
这是人们珍藏了我底情意，
要我再添些酽酽的情意去，
我就也欢愉，欢愉，

欢愉得无往而不欢愉了！
——正像你和你小伴并坐花荫下，
你热烈烈地要问知一句话，
伊（假使是伊）却只淡淡地
报你浅浅的一笑，
在这一笑里跳出“你猜！”这样芳馨的两
　字来；
那样的像理像不理，
你能怨伊没情于你吗？

蔷薇底刺刺不伤蔷薇叶，
人们于人们也没有真怨愤，
有人会把假意的怨愤装扮了，
但我们永不要去认真：
这像你和你小伴并立豆棚边，
他（假使是他）争论你不过了，
却牵出你那肥嫩嫩的小手来，
轻轻地打了你两记小手心；
那样的又憎又爱，
你会说他是在恨你吗？——
我也就欢愉，欢愉，
欢愉得无往而不欢愉了！

晓清里我笑迎晓的风，

晓清里，伊送将新的欢愉来；

晚静里我笑迎晚的风，

晚静里，伊吹醒旧的欢愉来。

可爱的人生——人生底可爱呀！

没有一朵花不是柔美而皎清，

没有一个人底心不像一朵春的花！

## 温 静 的 绿 情

也是染着温静的绿情的，
那绿树浓荫里流出来的鸟歌声。

鸟儿树里曼吟；
鸭儿水塘边徘徊；
狗儿在门口摸眼睛；
小猫儿窗门口打瞌睡。

人呢？——
还是去锄旱田了，
还是在炊早饭呢？

蒲花架上绿叶里一闪一闪的，
原来是来偷露水吃的
红红的小蜻蜓！

# 晨　课

绿树里——人；
绿枝上——书；
绿叶里跳下
一粒两粒露珠。

叶外是嫩霞浮，
枝梢有淡月钩：
轻轻细吟，
原只许伊们听。

# 北郊里独游

慢慢天边生暮霭。
四郊都是绿，
归路难猜；
桥边牧牛儿含笑谢，
“我也是别村来。”

# 晚　上

藤叶挂门前，
秋水塘边。
削草归来息也没息过，
就夺了囡囡去，
去到树下坐。

鲜豆儿满碗。
竹筷儿两双。
扯下头布儿掸掸灰；
且不先叫他尝，
趁他抱在怀里时，
亲亲囡囡嘴。

# 粉　　墙

飓风一夜吹，
粉墙变了砖堆。
却见邻家竹篱笆——
垂垂绿叶里，
开满了牵牛花。

# 中秋海边夜

海波拂天空；
天空净没有半点云。
满掬月华我醉了，
睡看万里脆蓝。——
哦，彩环中间的一片冰！
皎皎冷冷又盈盈，
直是我友底一颗心。

# 读《工人绥惠略夫》

鲜血溅进我脆弱的心，

呵，我要看一看你不瞑的

浅黑的钢铁色的眼睛！

绞架，发狂，或生活，在你是同样，

——等候……等候，在哪里是第二个人？

你只是怜悯，你只是爱，

俄国式的绥惠略夫！

你全生命没有憎过一点。

我要狂叫你回来，回来！

可惜你底理莎——已是不在……

# 野　　睡

岸草半黄而芦花肯舞；
西风冷冷了秋阳是暖的。
悠闲的渌水引我来，
慷爽的草路留我睡。
　你看俯下了碧天了，
　温温地伊将要抱我了！
　淡淡儿的云轻轻飞……
　我是云底尾，
　我也轻轻飞去～～

## 我　　要（一九二三年）

湖上柳青时，

柳外的箫声听也痴。

好花初放；月上了：

我要学吹箫。

# 邻 家 座 上

嘴里微微歌。

脸上微微酡。

要说不说，怕人多。

嘴里微微歌，

脸上微微酡。

# 天 未 晓 曲

天还未曾晓，

天还未曾晓，

雨声窗外，鸡声远，

醒——醒来了。

想起我底箫，

想起新抄的新风谣。

真要飞向故乡去：

一柄锄头过小桥，

稻田菜园里逍呀遥。

# 楼 梯 边

飞一样到楼下：
风吹了一阵瑞香花。
见面时一笑外，
不留半句话。

# 亲 眷 家 里

妹妹儿年纪十二三，
拗得来许多花朵儿，
要我编花环。

掠掠我短头发，
“戴不来花儿要甚用！”
——笑笑轻轻说。

软坐我右膝上；
拣一朵扎些铜丝儿
绕在我纽扣上。

## 负　　情

淡月的小庭里，
　教我隐了；
明灯的玻窗里，
　陪伊坐了。
静静里流来，几朵娇笑几枝话；
闲闲地映出，少女俩细斟茶：
　美景和美情，
　融成了水样的画。

狡巧的小媒人！
你也是女儿身。
　也不先问一问，
　伊还是肯不肯。

要相爱，不在相见，
　况是伊，没见我面。
这番美意儿只好赊，
　千千谅谅吧；

　引我生怜的最是你——
你织成这帧画，
你赠我这帧画。

# 梅花风里

微霜，微阳里，
香汗透香肌。
舞罢轻披蕊丝发；
清白何须绿叶衣。

有的已谢了，
有的还半开。——
我做我底爱做的，
不在你来不来。

不要你身边睡！
要知轻香一丝丝，
尽是那东风吹。
…………

# 到 邮 局 去

异样闪眼的繁的灯。
异样醉心的轻的风。
我袋着那封信，
那封紧紧地封了的信。

异样闪眼的繁的灯。
异样醉心的轻的风。
手指儿近了信箱时，
再仔细看看信面字。

# 绿梅花儿娇

绿梅花儿娇，

妻妻，我不要。

徒然，添一个少妇在我家，

像绿梅换了蜡梅花，

减一分人间的天真美，

——少一枝窈窕花。

## 探病去的路上

树树梅花不梳妆，
惨白的脸庞，
纷乱着缟素衣裳。
黯然看梅花：
“你们也听到
雪峰是病了吗？”
狂跳的心儿沸了的血，
都和入汽锅了，
火车呵！火车呵！

柳条儿还未青。
但愿柳条儿不要青！
——我们携手走，
都只在柳青的时候。
掠水的江鸟向天飞，
我也想跟上去：
纵然是云里呵，
也能见一见缥缈的杭州。

一锄又一锄；

一锄又两锄。
一片葱青的春草地，
如今是有了伤痕了！
鸟儿！鸟儿！你是寻谁呀，
空巢空枝上，
这样地飞去又飞回？
　想像我到了门口时，
　我将问“雪峰是在哪里睡？”
　那时听到了答语是——
　唉！我不知要微笑，
　还是要下泪！
　野桑枝儿也抽了芽，
　家桑枝儿也抽了芽，
　难道我们共命的雪峰，
　真会没些儿生机吗？
再看看静之信，
狰狞字儿依然是狰狞：
“医生也保不定他底命！”
一样的灯火，
一样的车站。
独自儿低头过铁栏。
还是去年初别时，
翻而没凄惨。

# 心　　慰

见床里病人低拍手，
像天外飞虹破叆叇——
呵！雪峰他已见我来！
茶水是漠华惯①；
花枝儿祝福是静之采。

还得在他床边睡，
三人共一被，
转侧没一回。
最是醒来，漠华笑：
“今朝更好了！”

晓阳里静之你寄一张片来。
晚阳里漠华你寄一张片来。
答应了妈妈今夜归……
愁眉换笑眉，
归去也心慰。

---

① “惯”疑为“灌”。

# 信　来　了

心语儿满纸跳；
柔情儿不可描。
寄去的殷勤全收了，
回我是千瓣娇。
　翻书弄字没心绪：
　无端独自笑，
　无端独自笑。

刚是我心里话，
还问我欢迎吗。
这样儿性情太可爱，
温静里含潇洒！
　逢人就向低低问：
　几时是春假？
　几时是春假？

# 小学时的姊姊

让星光霎眼在天上，
让菜花伸腰到路旁，
让村狗几声，村路冷，
让前面是田野还是村庄……
我都不管这些那些，
我只想我故乡里——
小学时认识了的小姊姊；

想是放学回来的晚上，
轻轻地进去我闭了伊底纸窗；
停了针儿伊看了我笑，
笑了两笑手帕儿盖上了绣棚了。
姊姊整个儿猜中了我底心，
姊姊万事儿比我都聪明：
让他蜂蝶们飞进窗里来，
娇丽的花枝儿新有帕儿盖，
要采花粉也不可采。

耐心儿教我戳纱；
耐心儿教我绣花。——
爱看姊姊底美笑当回答，
爱碰到姊姊手儿底温软，
常常捻捻绢丝儿，针儿，说
“姊姊你替我穿！”
偶然我指儿上有了些红，
你总看了看绣棚皱了皱眉；
你早就抽出你底手帕儿了，
要不是我忙着辩明，“这是玫瑰水。”

记得你妈春里有个清晓，
要我拿本书向你教教。
听了，我禁不住地暗笑，
看看你底脸上也有笑丝在飘。
你妈只知绣棚边你是我底师，
不知在烧火凳上，菜园里，
我早变成了你底师。
——灶火熊熊地暖着你底背书声；
桑叶青青里浮起你底问字声。

蝴蝶的春换了云霞的夏，
我有了暑假，我说我要暂时回家；
云霞的夏换了芭蕉的秋，

我到了你家，你说我们别离太久；
可怜的芭蕉的秋还潇潇，
我底爹爹远游去，妈妈说是可以归了家，
于是又，于是又依依地别离了！
从此和你就难相见，
借名来到你家来也只有一天两天；
姊姊是知道我是胆小又怕羞的，
我怎样敢在人前说起你我底情分呢？

如今看住在家里时直像天，
但从家里看那住在你家时，
又像是白云缥缈里的仙。
嘴里是你烹调的菜，
手里是你洗净的筷；
你家里餐桌是小圆桌，
平时门里，夏天是移到竹门外；
我和你妈是同一床，
你底床就在窗底旁；
几番赌早起我都输了你，
等我辨清是纸窗的曙光，
你早轻巧地走下了小楼梯；
晨里你许我帮你烧烧火，
只问我昨天新书有没有温过，
一些别样也不肯让我做：

这些儿在家里都不可见，
借名来到你家来也只有一天两天。
姊姊，我怎样敢在人前——
说起你我底怎样怎样的要好呢！

明年杏花爬上了泥墙，
爹爹信来要我离开故乡，
那时英雄的想头误了我，
妈妈就伴了我到你家来辞行。
你妈底千万叮嘱可怜我都忘了，
为是你捧茶时的默默，已尽使我心跳；
茶叶儿密密浮起，
满室里浸满了静悄悄。

留了一夜又终于要别了，
你揭开绣棚要我刺些儿绣；
半年的在家手指儿硬久了，
你说就是一针两针也好。
那时我妈和你妈都笑了，
我是为你绣完了淡黄小蝴蝶。
还是你笑说可以走了，
看太阳真已是偏到了竹篱的时候。
——等到样样儿舒齐了，
望见你楼窗开着，

只你妈送我们到门口……

姊姊，你底婉静的柔美呀，
如像三月里的嫩黄柳，微微有晓风吹；
姊姊，你底璀璨的明慧呀，
如像天才亮时的霞彩
轻映在浅唱的溪水：
别来已几年，
不想你，难得有几天：
你还在你妈身边吗？
你，我想煞要再见一见。

昨夜明星像今夜，
是明星又是明灯夜，
明灯辉映里我见了想见的姊姊……
鲜艳的装束，已不是娉娉袅袅，
是有个人儿要嫁了——
又不能叫你，问你，碰你手，
明明是一刻儿要上轿；
只从你身边走去走来，
只从你身边走去走来，
庄重得全没些女孩儿气，
原来～～你于我睬也不一睬……
花轿像朵红云捧了你去，

捧了去我也没有言语：
我想煞要见你，你不想见——
谁使我们亲近了又生疏？
四年的别离，我是只能去怨天。
姊姊你忘了旧时候！
不认识的相见不是我能受……
花轿像朵红云捧了你去，
捧了去我也没有言语，
堂前喜乐鼓吹起，
终吹不起呀蓦然再见时的欢愉……

今夜明星像昨夜。
昨夜睡梦里怨姊姊；
醒来就自慰；
自慰了又苦念旧时的小姊姊；
我不要知道你有没有郎，
姊姊，我只求你不要相忘！
旧时去了已不可再，
但愿旧情如常——
但愿将来再见时，
还肯旧时样喊我声乳名字……
而今姑让我异乡里久久徬徨，
星夜里菜花原也不像旧时的鲜黄，
在从前就想去挑选伊一球好花来，

如今呢——就拗来了好花朵,
哪里呀,是你底美新妆?

# 田野的春

　嫩红的风儿微微。

　娇香的蝶儿飞飞。

蓝布儿头发上；

曼声儿轻唱。

　手钯底齿儿在田；

　手钯底柄儿靠肩；

双手儿钯柄上：

曼声儿轻唱。

# 看 花 去

不知道哪里花儿好；
紧跟了蝴蝶儿跑……

对河的桃林沿河塘；
脚边苜蓿；
拦腰有菜花黄。
花枝掩映里竹椅儿；
椅儿里女孩儿；
线团儿小手里，
编着甚么的好东西。

不知道哪里花儿好；
紧跟了蝴蝶儿跑……

静看桃叶外飞艇飞，
“何不飞艇里种上些桃花呢？”
使得花瓣儿飞了时，
飞在江南里朋友笛儿前，

飞在黄河以北里先生笔儿边。

不知道哪里花儿好；
紧跟了蝴蝶儿跑……

# 初夏的初阳

“初夏的初阳是轻颦，
也会穿树荫？”
手里有芍药花，
只好问树林借些荫。

难得手里有芍药花，
蝴蝶儿，谢也谢不去，
护送我到了家。

我送妈手里芍药花；
妈亲手弄点心。
灶前妈又
又谈到那个
那个姑娘儿底美性情。

# 一 件 细 事

乌云又重来，
电灯又重开。
雨催邮人进我门；
“欠资招帖”，
替代了长信来。

邮票一分，
松粘信口；
杭州离这里几百里，
他心里原当我在杭州：
漠华我底哥，
漠华我底哥！
村野心情谁都不像你的多！

# 梅雨后第一回晓游的路上
# 要荷、舜、彦们吹箫

绿杨树边有小石桥，
咱们来，
来桥上和曲箫。
朝霞虽淡了晓星虽沉，
露草瀼瀼的泥涂浑浑，
放眼请看那浓荫外——
浓荫外，年青的晨曦早满村。

# 草地之上

蝉唱，蝉唱，

唱成一片。

绿荫，绿荫，

绿成一片。

我友，我友！

我们也

谈笑，谈笑，

笑成一片。

——二三年夏七月，

华、雪们来会时。

# 妹妹你是水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清溪里的水。
　无愁地镇日流，
　率真地长是笑，
　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温泉里的水。
　我底心儿他尽是爱游泳，
　我想捞回来，
　烫得我手心痛。

妹妹你是水——
你是荷塘里的水。
　借荷叶做船儿，
　借荷梗做篙儿，
　妹妹我要到荷花深处来！

## 偷　寄

行行是情流，字字心，
偷寄给西邻。
不管娇羞紧，
不管没回音，——
只要伊
读一读我底信。

# 卷　三

## 若迦《夜歌》

### 三 月 五 晨

　慢慢地踱呀，
轻轻地踱呀，
离去故乡的步！

　慢慢地踱呀，
轻轻地踱呀，
离去母亲的步！

　慢慢地踱呀，
轻轻地踱呀，
离去情人的步！

# 三 月 五 夜

客地寂居的夜，
梦想立我妹妹在胸前，
替伊缀上满头的星：
但如今，只有泪呀，只有泪呀！

明朝将离去，
为了你，又停留一天；
俯在伊耳边细说：
爱人呀！我觉得多留一刻也好。

静而模糊的夜，
但四周又似乎有万马奔驰，
爱人呀！这是我底心情，
在你底身边瑟瑟弹起。

送你归的路上，
捧着你底脸，作个长久的接吻：
爱人呀！明天就离去，
谁知道，谁知道何期是再会呀！

## 三 月 六 晨

妹妹呀，当我像野鹿一般，
奔向那森林里来会你，
无论是会着或会不着，
我归来即狂写我底诗。

会着了你的归来，
我就把你底油发，把你底香唇，
渲染在我底诗里；
会不着你的归来，
我就把我底泪，我底忧虑，
缀系在诗里，跳跃在诗里。

妹妹，我们底爱，
是有缺陷的完全，
所以我想，将这些诗烧去，
也是留些痕迹；不烧去，
也是留些痕迹。

# 三月六晚

妹妹呀，我们底家，
是只建筑在黑夜里的呀！
因为白日里，你是你，我是我，
逢着也两旁走过去了，见了也无语的
低头了。

妹妹，这问题烧得我好苦：
怎样把我俩底家，
一样的建筑在白日里，
在无论何时何刻呢？

妹妹，我们当知道，
在他们底面前，是不许我们年少的结合；
我们当知道，
他们是可破坏的，他们是可破坏的！

## 三 月 六 夜

妹妹，当我过你门前时，
见你在阶沿向空中写字；
我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字——
可不是令你伤心的名儿？

妹妹，当我向你说我俩须逃亡时，
你默默无言了，美丽得与夜化合；
一刻后，你说，那是做不到的：
那时我知道，我知道，
家的爱，母亲的爱，正在眷系住你。

妹妹，我当然也想到，也念到，
我自己也许做不到就逃亡：
我们要世界上全般的爱，
母亲的爱，家的爱，乡的爱。

# 三 月 八 晨 一

西方犹留稀白的残光，
溪水分作幽明的两色，
路是漠远而寂寥呵，
将离之夕呀！何如此之凄迷！

妹妹，我想将我生命之船，
扬帆载了你泛去；
当然，泛去是无定的漂泊，
泛去是无定的漂泊呵！

几回在你门前踯躅，
几回向森林中狂跑；
几回飘荡我底心灵，
几回漫流我底别泪。

妹妹，别吧，别吧！
一切的絮语，我终和夜说过了；
将来，将来溪水会告诉你以我底别辞，
山灵会姗姗的来顾你。

## 三月八晨二

昨夜做个梦，
梦你赠我一篇长诗；
妹妹呀！我醒后追维，
诗中的言辞，是如何感我底心呵！

我读一句，想得你是笑了，
笑得与天末晚霞红合；
我读一句，我感动得流泪了，
家只筑在夜里的悲哀呀！

醒后，摸床头的诗，
知是梦了，知是梦了！
但我俩底爱，就是诗，
我俩底夜会，就是一篇美曼的诗呵！

妹妹，我已受得你底诗了，
梦中读过，一切都记取了！
今朝分手，今朝分手，
远去兮，后会是何期呀？

## 三月八晚途中

上午浓雾漫天，
我梦想故乡在雾中，
梦想我母亲在雾中，
梦想我情人在雾中。

下午细雨微微，
我梦想我故乡在雨里；
雨的故乡里，是住着
我母亲和我情人。

明天呵，我愿光明的天宇下，
故乡的乡南，乔仰着一株
苍老的高松，——那是我母亲；
在那高松底荫阴下，开放着
我那羞怯的花蕾，——那是我底妹妹。

# 三月十八夜杭州

雨乱缀我衣上，风纷披我衣裳，
却终久在你门前伫立，
看定那门帘边的你，
又仔细的思量，果是我妹妹吗？

我俩走了，我俩从雨丝里来了。
走到那休止的门前，
我细细摸遍我俩底衣裳，
知已满了风痕雨斑了。

妹妹呀，知道是什么意味，
我此刻的心情？
自知仿佛几瓣飘零的花片，
又经今夜的风吹雨打。

送你归的路上，
把我衣掩在你身上，
怕雨湿去你香发，怕雨吻去你衣香，
怕你母知道有我泪落上你衣衫。

# 三月十九夜杭州

妹妹呀，我道，
我欲挹取你心中的爱恋；
但你却莫说，“我欲挹取你心中
的忧虑”，
因为，因为忧虑是悲苦呀！

风在屋顶飘落，
夜却是寂静而无聊，
妹妹呀，我独坐窗下，
细细描我俩生命的画图。

夜野是空灵得飞越，
我心却几度燃烧，又几度熄灭；
妹妹呀，后来我坐起，
默默追寻我暗碧的星天。

# 三月二十夜杭州

山是如此的静定，
天是如此的低迷，
我俩相偎抱在夜野中，
鬼神来祝福夜底一对儿女。

相依的站起，又相依的坐，
现代爱恋者的我俩底泪语呀，
有终朝细雨般的凄咽，
又如空与虚之相对语。

夜是怎样的赐福呀，
夜是我俩底父亲，也是我俩底母亲！
我俩长依夜底膝下偎抱吧，
任溪水的流逝，日夜完成我们底爱。

## 三月二十二夜杭州

沉闷里握起笔来，
妹妹呀，写你底名儿好呢，还是
描画你底面容？
我觉得写你底名儿写不完好，
描画你底面庞也描画不像；
妹妹呀！你在我底心里，是模糊，又苍茫。

别你有半月了，
朝夕昼夜，只要是垂头，
就默默念起你底名儿，默默想起你底脸儿；
几次像哭般的喊着你，
也几次用我底泪，匀细抹过你底面容。

想到渺远的未来，我俩底前程，
将怎样的安排，将怎样的预期，
就觉得飘飘了，就觉得宇宙霏霏了！
妹妹呀，我们将怎样的偕行，
将怎样的去披棘斩荆，将怎样的去采花

撷叶，
开辟出我俩底田地，建筑起我俩底园亭？

深潭的水，高山的草，
你当是我底来归吧！你登上峻岭，
徘徊于原野，延伫于倾陂，
于晨，于夜，于太阳正中的当午，
想像五百里路外，正有我在泫泪悲吟。

妹妹呀！流不断的是我俩幽会前的溪水，
长途隔不断的，却是我俩底情恋呀！
春风抚摩我底两颊时，我向他低语：
请呀，请寄个口信给我底妹妹，
在故土抹他泪的是你，在客地抹他泪的，
却是他自己的衣袖，却是他自己的手巾。

# 三 月 二 十 三 晚

　此地又寂寥，却又喧哗，
西方画满残片的红霞，
江水是一缕的青丝，
但是我，却日夜念着我底情人呀！

　收团我底心儿，
只任他在思路上慢踏；
也许君是不知，也许君已知之，
我却终是沉沉地想思呀！

　我寥廓的心野，
扫去败叶，拾去残桠，
妹妹，你慢扬你裙裾，细踏你足尖，
在我心野轻歌曼舞吧。

　星星会沉落，云裳会撕破，
但我底心衣，披给你的，
将永远，永远地鲜明而美丽，
你穿了，偕我歌舞在九天。

# 三 月 二 十 五 朝

左手攀住古藤，
右手轻舒理你底发，
你呀，却明明用双眼噙住我，
妹妹，这是如何刺破我底心呀！

放眼夜下四周看望，
这是如何的静悄悄了！
迷明的远山的红花般的，
却是涧水独自潺流的声音。

我俩举头望夜空，
群星繁明于高枫之巅，
眉月却已西沉了；那时，
我徜徉于你旷散的心原。

妹妹，这些那些都已过去了，
远地是说不尽的寂寥呵！
梦儿空成，泪儿也空流；
夜底一对儿女呀，我俩如今是远离！

# 三 月 二 十 七 朝

我静思冥想，
我生前，你心是我底坟墓，
我死后，你心也是我底坟墓，
你发呀，就是我底墓草。

说不尽的思恋，
走不尽思路底蜿蜒；
妹妹呀，远离恋人的旅客，
是如何如何的日长夜长呀！

把我手指当做一把锄，
尽力锄我头顶的荒地，
那是思念得莫奈何了，
狂乱梳掠我纷披的头发。

夜来了，我就狂跑，
茶店里去吃茶，酒店里去吃酒，
但不幸，在一般无聊的伴侣底中间，

又望见你底明眼来了！

静静坐在墙角的藤椅上，
放眼在园底黑暗的四围：
这是如何的一幅美丽的画图呵，
一对儿女，偎抱在夜色里！

独自的出去，又独自的归来。
数尽路上的石块，也拔尽
坐旁的迷迷的春草，
这是如何的倦人呀，妹妹！

# 我 又 入 梦

妹妹，你给我永远
锁住那梦的大门吧！
但现今，你却给我开了，
我又入梦，又入梦了！

妹妹，你永远用红线系住我，
不使我进前去敲那梦的门；
但现今，我却猖狂地脱羁了，
大踏步陷入梦地底深奥。

妹妹，那梦里，
是荒凉，是寥廓，是哀寂，
有如暴海中的鬼岛，
有如战场上的孤堡呵！

当然，我须粉碎我身，
我已被梦火激烈地燃烧了；
光焰千万丈的当中，

妹妹呀，里面沉溺着你底恋人！

在梦外的你呀，妹妹，
实可决你底泪泉，
来歇灭我底梦境；
但我却不愿意说呀！

生存当无干净地，
何处去寻人生的乐园；
万般骚动的人海中，
妹妹，我疯狂撕碎我底身！

# 风雨夜期待的火

来路也无须望了，
斑裳也无须细想了，
心头也无须自热了，
神将溜过寒冰在你胸腔。

空踟蹰在阶前，
空听雨声乱迢递，
空当冰风刮过面，
空火焚我底心原。

夜更沉沉地深了，
风雨更狂痫地发了，
心原底火更蔓延了，
爱人底步声也更杳了。

细揣度我底心琴，
更紧张我底心弦，
更烦乱的杂奏了，

谱出我焦急的新声。

四周如深山底寂静，
又如有市井的繁声，
又如有战场的悲鸣，
也夹杂着老母幼子相呼致。

如登上蜀山底嵯峨，
如步上蜀道底崎岖；
任情海清浅的波流，
任天地凄楚的播弄。

# 焚诗稿

焚去我恋诗底初稿，
那里是写满我底忧愁，
是狂滚我底热心；
那里是濡染着妹妹底香润，
系恋着妹妹底善心：
现今，都将他葬在火里。

火焰腾腾地升了，
诗稿页页地毁灭了；
把我俩底爱情，
葬埋在毁灭的境地，
将他与永远同存。

诗稿留得一幅了，
那幅上是飞腾的写着，
“妹妹，日夜完成我们底爱！”
我底心猛烈地狂撞了，
我俩底爱是永远地缺陷，

是消灭的永存呀，妹妹！

都葬在火里了，
诗稿幻成一堆纸灰；
在那灰色的宇宙里，
能长留我俩底痕迹，
能永远深藏秘密的爱情。

# 深夜钞诗寄妹妹

深夜钞上我底诗，
在乳白的水月笺上；
待明朝呀，待明朝呀，
将放在我妹妹底身边。

笔尖在纸上狂走，
心意也跟着转流；
连我一切写不出的情曼，
都放上字底横直里。

妹妹，你读到这些诗时，
读到我底忧愁吐成的，
那你也莫哭；读到你底忧愁
波潮在笺上了，那你也莫哭。

妹妹，你能细细地读，
知道我底情意，在笺上馥郁得盈溢了，
不只丰藏在诗里，

直泛滥在笺底空白与片角。

我狂写我底诗，
来狂画我俩爱情底云山；
我希望我俩在我底诗里，
交流我俩爱恋底苦情。

年华消逝得狂风般，
春秋代序如轮翻；
但愿放在你身边的诗，
能永远鲜明如我俩底爱情。

# 记与雪夜话

雪，当我喋喋告语时，
我沉迷在红萄的酒里，
满身沾染有酒底香润，
也满怀有酒底迷离。
迷离时我深深地垂头了。

遵着沙路大踏的走，
穿过小街与静悄的冷巷；
我告语你到雨夜的会合时，
满耳听得雨淅淅了，
我不能再告语你雨声底末尾。

我心底分驰呵，
仿佛五马裂我底心；
我想画东方底朝云，
也想画西方底晚霞。
雪，我坦示你，在爱上的歧路。

我过来的青春，
消失去在父母兄姊底苦海；
细细数苦海底珍宝给你看时，
我言语也似哭声了。
我知道我自己底苦衷。

辗转在沉迷的夜色下，
翻侧我灰色的生命；
告语后的沈息时，
我更认真我已败了，
但我愿努力再造狂热的天地。

# 爱者底哭泣

藏在深衷的秘密，
不可怜我世人不知道，
只亲爱与相依为命的母兄，
都不能知道呀！
只窘困在我自己底心头。

想奔上云头底层峦，
宣泄我深心底秘密；
想遁入冷寂的荒山，
高歌我中心的秘密：
让他流转在宇宙里。

泪只在我心头流，
妹妹，愿你能接受我底泪；
生命在歧路旋转，
愿走上生命底歧路：
但我将永远的踟蹰。

离去童年的故土，
寻灿烂的新生命去；
长依在家堂底馥郁里，
葬去我俩底爱情：
但我愿跨走两边呀！

阡陌将有我底终生，
都在我心野纵横的开；
终生都左手牵着母亲，
右手又舍不下妹妹底手：
我将分裂我底生命。

我们杳杳地逃亡呀，
你我都舍不得家乡去；
故乡底夜的南野，
当天长地久有我们底夜泣：
你我都愿接受全般的爱呀！

# 寻新生命去

我火般的狂了，
不愿把我俩底生命，
埋没在草莱下的荒冢；
愿把我俩底生命，
就毁灭也毁灭在我俩底爱恋里。

卸去一切的羁绊，
斲断心灵上的锁链，
妹妹，风朝也好，雨夜也好，
我们相依逃亡吧，
我们须生存于新的意味里。

风般掀动我们底衣衫，
洪水般泛滥我们底心潮，
我们狂舞在火光里，
合唱我们男女相恋的歌，
唱起我俩底情火满天红。

不想只在故乡生存了，
愿把我俩消磨在奔波上；
我们停留山与海里，
尽我们光明的血汗，
去日夜创造我们底宇宙。

# 恋诗篇一

你玫瑰红的面颊上，
塑起我生底坟墓，死底坟墓；
你重重的血吻，血吻里迸出来的珠玉，
筑起我坟墓底圈环！
妹妹，生生世世是你底人呀，
将杳杳默默的逃亡！

守不到终身是枉然；
有灵魂底拥抱，更望有肉体底飞舞！
扑入我怀里来，但你妈，
却死命地牵你衣裾：我知道，
宇宙也许长存在，
你我是终古不能并头开。
但我望呀，我知你也望呀，
天边的白船会载去你和我！

昨晚望湖上的夕霞，
眼前幻成你处女底血沸；

夜后梦入巉岩鬼石的深谷里，
海潮却湃湃地拥抱我俩——
爱者底泪绵绵在相合流，
“Cuddle！”“Cuddle！”“Cuddle！”
你命我，我命你。

南野底诗的会合，
你放你玉手在我唇边而拈花微笑：
夜底寂寞的女儿！
垂头礼拜你身前的一老僧！
梦呀，梦呀，与天地同远，
枫叶声多里，你我梦正长！

妹妹！暮暮夜夜底想思，
身却又将远行了！路是无尽，
我知你我想思也将无尽。
举眼望碧落，如何的悲狂呀！
你我底前程！你我底前程！
我们怎样燃烧我们底野火呀！
呜！呜！呜！……

——一九二三，七，一。

# 卷　末

## 秋夜怀若迦

去年七月我在家中，有一天我刚从溪边帮妹子漂洗白布回来，路上忽然想起要读一读静之寄来的《蕙的风》；但一进屋来，看见《蕙的风》是放在祖父底膝上；我看他只管把那绿绿的书面看来看去，久不抬起头来，后又一页一页地乱翻。他是一字不识的；诗神却不管你识字不识字，似乎已经打开我祖父底心门了，看他脸上不住地微浪着真实的笑花。

这一幅深刻的印象，不曾忘记。今夜重新把若迦留在杭州的《夜歌》拿出来校读，这幅印象又明显地呈在我底眼前来。

但是《夜歌》底作者，怎么也不能同《蕙的风》底作者同夜而语的吧。静之是个少经世事的折挫，尚保存着天真的人，他虽白日里，也敢一步一回头地瞟他意中人；而若迦却是饱尝人情世态的辛苦人。而且又被盲目的运命所摆弄，爱了一个礼教和世俗都不许他爱的女郎；他们底爱是筑在夜底空中，他们在日里虽遇着，是你还你我还我呀！

若迦，在濛松细雨漫天下的秋夜，我怎么也按不下我怀念你的心思来。受了种种失望因而想入非非的你，在外头

到处都找不到安宁因而暂归故里的你，依我按指算来，现在你总该早已到了家了，然而这去了将近十日，总是遥遥无消息。而且我想到那个只因和情妇说了几句话，便被恶徒们绑捆到戏台上去示众，受莫大的耻辱的是你底哥哥。他受了这莫大的耻辱，愤怒之余，力加奋励，出外求学；却在途中又被横盗所劫，因此他不久便死了。这样收拾了一生的是你底哥哥。想到被无情的男子欺负了，因而被夫家拒斥，因而归娘家，受尽了种种侮辱遗弃轻视的是你底姊姊。子女们底受耻辱，债主们底无情，因而你父亲便营颓废的生活了，又便死了。你母亲真极无聊赖，终日缝补你们底衣裤，一边怀着亡夫，一边念着远子，将眼泪打湿了自己的衣袖。我想起这些些，同情的泪打湿了这张稿子；可见你孤僻的性情，和虚无的色彩，是养之有素，来之有源的吧。

这样地生活着，怎么不苦坏了你呢！种种矛盾的思想，常常反复在你心中，也是当然的事情了。想起人间种种的不平，想起生平种种的被压，立即泛涌上革命的血潮，同时也就燃起你“再生”之火；然而一想到种种的梦想都会消灭，世上什么事情都会使你失望的时候，心头立即冰了！眼泪立即浇熄了你“再生”之火了！自己读了这样写成的自己的诗，又恐怖着，“雪峰，我现在很怕，恐怕我要成了感伤主义者”；然而我那时只说，“那末，以后勇壮一些好了”的一句不轻不重的无心人的话，这更显出你底苍凉了。这样的若迦，写成的诗，悲字和泪字之多，也当然的；然而说不定会有人看不懂，有人会说你“无病呻吟”。这可不必管它。

只今你重新归到日夜想念的故乡，你底情怀究竟怎样呢？一路钱江风景，两岸秋色，于你怎样的感触呢？尽是旧时的愁痕恨迹的故乡，一到了怕也不能像沪上电车中荡着的故乡，和钱江上所想望的蓝碧秋空下之故乡的那般甜蜜吧。说不定又瞒了母亲，摸到父亲底坟地，向他诉尽人们对于你的种种屈辱吧。或者一个人倚在门口，对着山色独自凄凉吧。或者苦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便跳到旷野，脚儿把地上的草用劲力横扫了一下，以期撒却你底悲苦吧。在这样悲苦中，我们所祝福的，便只有在暗黑的秋夜，旷野里会有一地给你和妹妹一刹那的会合之一事了。纵然秋雨濛松，横直你会把你衣袖遮她身子，她底身子不会被雨打湿，她母亲不会追问。

然而有更大的心事落在我底心上。我正这样怀疑怀恐着：当日本有岛武郎和秋子同缢死在一室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你全身的血几乎都汹涌了；你凭吊有岛武郎，并凭吊你自己。“趁我俩能结合时，毁灭了我俩！”说不定，你反复地想到极致的时候，你会毁灭了你自己！你反反复复地想，母亲的爱，故乡的爱，于你都是需要的，都是不能牺牲的；逃亡是决做不到了，——因为结果要陷于一手挽着妹妹，一手为母亲牵住的悲剧。只要你一想到结合不得，撒开不能，想得不能开交的时候，热情腾沸的你，说不定会毁灭了你自己，虽然你明知道毁灭了也是缺陷。

若迦，只要我一想起“倘若他真毁灭了他自己呢？”的时候，我底两颊就立刻紧张起来，我底喉咙不能不立刻哽咽

了！而我底心里尽是天大的恐怖了。若迦，我固无法可以教你排脱运命之手，然而倘使你这样了，叫我怎样呢？叫你母亲怎样呢？我纵对你说也无益，“晚天扯破了云裳，织女将织些锦霞来缝补”，然而你总不能忘记了你俩是“缺陷的完成”，不能忘记了日夜采撷些落花红叶来补缀你们底爱吧？

雪　峰。一九二三，八，廿六夜，杭州。

## 附：

# 湖畔诗社简介

湖畔诗社于一九二二年四月组成于杭州，成员只四人，即当时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和在上海的银行职员应修人。后来他们被称作湖畔诗人。

湖畔诗社出版的诗集和刊物主要有：一、《湖畔》，一九二二年四月出版，是我国新文学最早出现的几部白话诗集之一。收四诗人的作品六十一首。其中汪静之因当时另有诗集《蕙的风》即将出版，故入选最少。二、《春的歌集》，诗合集。收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作品九十六首，分三卷，末附冯雪峰写的散文《秋夜怀若迦》。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三、《支那二月》，以发表新诗为主的文学月刊，署湖畔诗社编印。一九二五年二月创刊，同年五月休刊，共出版四期。在《支那二月》发表作品的还有旦如（谢澹如）、建南（楼适夷）、魏金枝、何植三等人。

湖畔诗人的作品，既有各自不同的艺术个性，又有相接近的艺术共性。他们较少受到旧思想和世俗的污染，满怀爱国热情，强烈地反封建，要求个性解放；他们吸吮了"五四"新文艺的果汁，品尝了异域的美酿，创作以抒情短诗为

主，融合中国古诗的意境，并吸取日本短歌、俳句等即景寄情的特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他们的诗，内容并不专一，但其特长和在当时起了较大积极影响的是爱情诗。这些诗写出“五四”时代青年在爱情上的觉醒，感情天真、纯洁、新鲜、大胆，但并不流于庸俗、猥琐。可以说，湖畔诗人追求纯真自由的爱情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五四”的时代精神，是时代的新声。

湖畔诗社实际活动的时间只有四年。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后来都参加了革命的实践，他们虽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但在思想、风格等方面都有了重要的变化。

# 湖畔诗人简介

**应修人**(1900—1933)，浙江慈溪人。笔名丁九。曾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当时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到上海地下党机关联系工作，为抗拒预伏特务的逮捕，壮烈坠楼牺牲。

他的新诗散见于湖畔社所办的刊物和其它报刊；后期曾作有童话《旗子的故事》、《金宝塔银宝塔》。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笔名画室、吕克玉、成文英、何丹仁、O.V.等。曾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参加过长征。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著译甚丰。早期新诗散见于湖畔社所办刊物，后又有《真实之歌》、《灵山歌》，文艺论集有《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回忆鲁迅》等十余种，此外，尚有《雪峰寓言》和电影剧作《上饶集中营》等。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冯雪峰论文集》、《雪峰文集》(共四卷)。

**潘漠华**(1902—1934)，浙江宣平(今武义)县人。名训，又名恺尧。一九二二年始用漠华、潘四、若迦、田言等笔名。一九三〇年在北平参加筹建北方"左联"，任常委。一

九三三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时被捕，次年十二月在狱中因进行绝食斗争牺牲。

著作除散见于湖畔社所办刊物及其他报刊的新诗外，尚有短篇小说集《雨点集》。

**汪静之**，一九〇二年生，安徽绩溪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著有诗集《蕙的风》、《寂寞的国》、《诗二十一首》，小说集《耶稣的吩咐》、《翠英及其夫的故事》、《父与女》，文艺论集《诗歌原理》、《李杜研究》、《作家的条件》等。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 第一批书目

| | |
|---|---|
| **尝试集** | 胡 适 |
| **湖畔 春的歌集** | 潘漠华 冯雪峰<br>应修人 汪静之 |
| **志摩的诗** | 徐志摩 |
| **卷葹** | 淦女士(冯沅君) |
| **新梦 哀中国** | 蒋光赤 |
| **背影** | 朱自清 |
| **草莽集** | 朱 湘 |
| **孩儿塔** | 殷 夫 |

装帧设计：李 吉 庆

书　　号：10019·3487
定　　价：　0·70　元